

阴 阳 斗

〔清〕佚名 著



导 读

《阴阳斗》十六回，清代神魔小说，作者无从稽考。主叙商代桃花女与周公斗法事。

本书据《储仁逊抄本小说十五种》校点本。此底本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话本十四种》抄本，函套12册，入藏年代不详。

序

形不离乎影，影必依乎形；阳不背乎阴，阴必随乎阳。然形离乎影，必至消亡；阳背乎阴，必至乖戾。是此书名之曰《阴阳斗》，是阳背乎阴矣。阴阳背戾，阴阳安得不斗耶？虽然，所云形终不离影，阳终不背阴，是故阴阳始虽相斗，终必不背不戾也。不背不戾，是阴阳已无斗矣；阴阳无斗，是则阴阳和合矣。阴阳和合为一，又为超凡入圣之域者。阴阳既超凡入圣，又无红尘之染；无红尘之染，一无幻境之作矣。此为《阴阳斗》之一大结也。是为序云。

时光绪甲午春正月梦花主人题

目 录

第一回 荡魔山戒刀成形 隐朝歌贤士卖卜.....	1
第二回 通神卜判断无差 验先天死生有数.....	6
第三回 触天怒柔物降生 明道术佳人决断.....	10
第四回 石婆子求救孤儿 任佳人教施异术.....	15
第五回 传解法孝子离灾 依妙术慈母会子.....	20
第六回 还卦资母子酬恩 疑筮术主仆推详.....	25
第七回 试卜爻偶得凶信 特求救别有生机.....	30
第八回 石婆子道漏救机 桃花女泄传神咒.....	35
第九回 求搭救彭剪添寿 愤破卦周乾生嗔.....	40
第十回 骗亲事欺瞒诈就 误中计强逼聘成.....	45
第十一回 恼婚姻需索聘物 请凶煞中毒施谋.....	50
第十二回 明陷阱豫图解脱 知后事先泄玄机.....	55
第十三回 邪斗正神圣无私 真赢假阴阳有准.....	60
第十四回 桃花女以法破法 周国公图害被害.....	65
第十五回 桃花三解天罡法 周乾再布压魔谋.....	70
第十六回 困名疆阴阳斗智 识本来二圣还原.....	75

第一回 荡魔山戒刀成形 隐朝歌贤士卖卜

看破红尘道，识得玄中妙。

人情似浮云，世态如光照。

玉兔正东升，金乌又西落。

一年春复秋，空教白头笑。

柳绿兼桃红，生死全难略。

叫你修来你不修，低头只等无常到。

话说三皇之世，北俱芦州净乐国国王之妻善胜夫人，怀胎十四个月，生下一位世子，乃是苍帝化身。后来长大成人，弃国修道，成了正果——在上天为玉枢掌教北尊天极；在中为荡魔无上上圣；在下为真武玄天上帝。曾在雪山修道，用戒刀剖腹洗肠，一时昏迷过去，把戒刀抛弃。及至仙人渡活时，忘收回戒刀。后至元玄洞修真，见戒刀已失，便将刀鞘留在元玄洞内，为镇洞之宝。这戒刀与刀鞘俱是苍帝赐与大帝的，乃是如意真宝，整受了一百余年的日精月华，才能变化成形：戒刀修成是阳体，刀鞘修成是阴体。那戒刀潜形于荡魔山中修真，刀鞘在元玄洞内养性。

又过数百余年，西池王母便诏刀鞘上天管理桃园，赐名桃花仙子。那戒刀未成正果，心怀不愤，遂在荡魔山兴妖作怪：有时吐焰与日月争光，有时无故兴云作雨，致干天怒，便差天兵天将下凡，把戒刀擒上金阙，在斩妖台上处斩。多蒙道教的鼻祖太上老君见他苦修了几千年，便在金阙讨下情面，带了他到兜率宫中，做了一个看卦盒的童子。他便偷看《天罡正诀》，私自下凡。真灵不昧，竟投往商朝一家诸侯，姓周名姬，官拜上大夫之职，娶妻风氏夫人，年五十岁怀孕，梦见火光满室，耀人眼目；醒来时就生了一位公子，起名周武。

生得面如锅底，两道剑眉，自幼便有神光。及长至七岁时，在花园内顽耍，从天降下一位异人，赐他一部天书。因他素有夙根，将天书一览便一目了然，能知过去未来之事，请神召仙，驾雾腾云，皆一通晓。及至年长三十岁以上，周大夫夫妻相继而亡。周乾袭了父职，天下之人都称呼他周公。在朝居官耿耿，百僚无有一位不敬服他的。周乾见商王无道，屡上谏言商王不纳，自己心中闷闷不乐。（这日）朝罢独坐府中，心中暗想：“我既不能匡君于正，又不能舍身为国，如同俗人一般，不如趁此告职隐退，在朝歌寻一幽僻之处栖身方为上策。”主意已定，是晚在灯下修了一道告退的本章。五鼓上朝，出班见驾，将本章呈上。商王见是辞朝告退的本章，正厌他直谏烦人，今见他告职去任，正对心意，就准了他的本章。

周乾谢恩辞驾，回府吩咐家臣钱彭剪收拾细软之物，把府门锁了，带领家眷赴朝歌而来。在朝歌寻了一所僻静清雅的房屋住下，觉着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有诗为证：

人道为官举世奇，我知隐姓有天机。

云山相伴无惊恐，不似劳心日夜时。

周公清闲无事，这日坐在书房暗想：“终日无聊，不如在此开一卜肆，引导世人。作一个讲先天的班头，剖八卦的领袖，有何不可？虽不能为国为民，以可开导愚民，留名万载。”便唤过老家臣钱彭剪。这钱彭剪是个诚实无欺之人，跟随周公在此隐居，情愿汲水种蔬，一心无二。闻听周公呼唤，忙至书房声诺道：“公爷呼唤小人有何事故？”周公道：“本爵自弃职隐居于此，原是不能为国为民，以承祖宗之遗训，意欲另开生面，作个立异的奇人。欲在此处作一事业，汝可将前门左侧之偏房三间拦断，在外洒扫洁净，陈设一张座头，急速去办理方好。”彭剪闻言笑道：“公爷，我彭剪从来未曾见

过公卿大夫作起肆业买卖来了。”周公笑道：“本爵不是作买卖肆业，今欲开一卜肆，指点愚人，使彼等不敢为匪作亏的意思。本爵又恐人多，搅扰繁杂，这卜肆欲立一个规矩：每卦要卦资纹银一两，你在门前伺候。若有人问卜，先交银与你，然后你将他带进来见我，方可占卜。每日只占十课，多则不占。若是有人前来占卜，须要先给你纹银三分，以为传禀酬谢之资。你看如何？”彭剪闻言并不答语，在旁站立，低头暗笑。周公见此光景，问道：“彭剪，你因何一言不答，立而不动？”彭剪笑道：“非是小人不答言，我想公爷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何苦作起这下流之事来？”有失贵体这是一则；二则恐落一个惑众之谣；三则恐占卦之人遥观因循，不敢登门问卜。况且卦资太重，何必虚设此一番的举动？”周公说道：“你不晓本爵之意，详演先天，何为失体？劝解愚人，何为惑众？只恐卦儿不灵，若果灵应，只怕踏破门槛呢。你不必犹疑，快去行事。”

彭剪被催促无奈，只得去雇匠人来动工修理，改造房间。那消几日的工夫，皆已修理齐整。将匠人打发去后，便来回复道：“公爷，卜肆修完。但则一样，公爷的卦资要纹银一两，如卦灵呢，自然是要的；如不灵，岂不被众人嗤笑公爷设计骗财的法子？”周公笑道：“卦如不灵，本爵愿赔回纹银十倍。”彭剪闻言说：“小人得纹银三分，就得赔回三钱，休要捉弄小人。公爷赔的起，小人赔不起。”周公闻言笑道：“你不知本爵的阴阳八卦通神，判断吉凶休咎无差也。罢，你的本爵代赔就是了。”彭剪谢了公爷。周公吩咐彭剪取了一片大竹板来，提笔写了“卦理通神”四个字，左边写一行小字云：“预定生死吉凶”，右边写一行小字云：“卦资纹银一两、传命代步纹银三分”。又取一块大竹板上写道：“若有问卜者，清晨到此，指点吉

凶。每日限占十卦，过午不占。如不灵应，倒罚纹银十两三钱。”写完命彭剪在大门外立住了招牌，坐在门外等候卜卦的人。

这一举动就轰动了朝歌城里关外，众百姓你言我语，街谈巷论，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纷纷议论，俱说：“奇事！奇事！从未见过一位公爷把若大的前程弃舍，来作占卦的营生。不知灵与不灵，封资竟要一两纹银。”〔只因〕卦资太高，众人俱各袖手旁观，并不过问。

那周公衣裳穿得齐整，终日坐在卜肆中间，连一个从者亦不用，只焚一炉好香，独在座位上静坐，默默无言。彭剪自然是独坐在大门之内，一连坐了两三日，并无一个人来占卦。只是门前围着无数的人，乱讲闲观。内中有一个土豪心中暗想：“这位公爷真会顽耍，我也会取笑，我何不舍着一两三分银子试一试他的卦灵与不灵？”主意已定，因周公是有爵位的人，谁敢同他对坐闲谈，故此不待人说，先将一两三分银子递与彭剪。彭剪接银在手，心中暗笑道：“有趣，有趣，今日可发利市了。”转身走入，遂将一两银子放在周公面前，禀明了周公。周公吩咐：“将问卜的人领进来。”彭剪遵命，将那土豪领进房来。

周公吩咐：“问卜之人，休要行礼。所问何事，不可说出。你只在一旁站立，心中暗暗至诚祝赞便了。”土豪闻言，站在一旁，暗中祝告。周公拿起卦筒摇了几摇，倒出三个金钱；一连六次，定了六爻卦象。周公看了一遍，说道：“你的心事本爵已明白了。只因你的家丁妻子貌美，你要拆散他夫妻恩爱，令你家丁另娶，你的家丁不允，你想要将你家丁致死，是也不是？本爵查看此卦，只怕你害人不死，先害死自己的性命。”土豪听周公道出他的私心，直唬的目瞪口呆，面如土色，忙忙双膝跪倒在地，口尊：“公爷，小人果有此事。求公

爷指一条明路，小人好去趋吉避凶。”周公闻言点了一点头，说道：“你既有悔心，自有生路。若不遇本爵，你明日决死无生。”言罢取过一张纸，写了几行字，递与土豪。土豪接过一看……

未知周公写的什么言语？怎生指点明路，救得土豪性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通神卜判断无差 验先天死生有数

潜身潜姓不潜名，但愿茅庵避俗尘。

深锁柴扉耕笔墨，无边佳景月照林。

话表周公判毕，将纸递与土豪。土豪接过一看，上写道：

欺心想夺青春妇，怎知早已机关露。

明日三更欢会时，两个尸骸分四处。

土豪看罢一愣，周公说道：“你的家丁已经盗你的财帛，贿买旁人助他之力，明日你与他妻承欢续旧之时，必然捉奸双双，杀死你二命。你今求本爵救你，你必须与他妻远离，绝灭色心，改为善念。上天自然佑你，逢凶化吉。本爵给你个应验，你今晚三更时候出门，东走三十里，见有一盏灯挂在门前，你叫门进去，必然对头见面。你可请他到家饮酒，有人开解，自然开交无事了。”土豪闻言，忙叩头拜谢，站起身形，转身走出大门。口内连说：“好灵卦，好灵卦，未等我说占何事，卦中先就算出来了。”言罢，徉徜而去。

众人闻言，皆目瞪口呆。人丛中有一军汉上前说：“我亦舍着一两三分银，占问占问我的吉凶有牵连否？”彭剪接银，领军汉已至桌案前禀明。

军汉站立一旁，周公起了一卦，提笔判了几句言词，递与军汉。军汉接来一看，上写道：得人十吊钱，妄想去捉奸。无义财休取，恐怕惹情牵。

周公遂问军汉道：“你可是昨日有人助你钱十吊，明日要你三更去替他捉奸，事成然后再谢你钱十吊。你可是问这件事么？”军汉闻言，唬得只是叩头，口内说：“公爷真是个活神仙，小人实为此事而来。”周公笑道：“你休妄想这宗财。你帮那人捉奸，若捉住奸夫，

他的恨已消，哪肯再谢你十吊钱？倘若你捉不住奸夫，他岂肯白送给你钱使用？孤今指条明路给你走，你只管去与那人相会，你将我这卦帖拿出来与他们看，自然有人送与你青钱十吊。从此后休生妄想，方可免遭凶祸。”军士叩头道：“多谢公爷指教小人，小人从此断不敢心生妄想。”叩别出来，不肯对人说知其事，只言：“真灵，真灵，真赛神仙！神也仙也！列位不信，只管进去试试何如？”忙忙离了卜市而去。

谁知土豪与军汉皆遵周公之言，及至会面，两人走的是一条路，其让军汉捉奸的就是土豪的家人。当夜会面，俱觉大惊大喜，深信周公断卦如神。土豪遂将众人邀回家中，军汉相帮，替他二人开解，又拿出周公的判帖与众人看，方将这冤解释开。土豪又送军汉青钱十吊。

只因这两件事传遍朝歌城里关外，从此凡有疑难大事的人，都来求周公占算一卦。每日求占卦的人拥挤不开，真是断一卦准一卦，判四卦应两双。每日算完十卦，竟把门关闭，哪管外面有人求卦。这彭剪风雨无阻，得三钱银子，喜得眉开眼笑，不亦乐乎。自己又无儿无女，只是只身一人。每日一早周公就卜完了十卦，彭剪把招牌收放妥当，即往对过街坊酒店内吃酒，必须将三钱银子花费已净方回府，若吃用不完，就将余银施与那些贫穷之人。日来月往，半载有余，这且不表。

且言这朝歌城里有一石寡妇，丈夫早年死了，只有一子，名唤石宗辅。因家道贫寒，积蓄了几两银子，命儿子去到孟津贸易，赚钱好个胡口度日。母子商议妥当，收拾行囊，临行约定三个月之内回家。谁知一去半载，并无音信。石婆子终日思儿想子，每日倚门盼望，日复一日，并无些影儿，便去求神问卜，终是虚文，心中太已烦闷，愁

思万状。一日在自己门首站立，听得来往人等传说周公在栖云里卖卜，灵应非凡，只是卦资过高，非有一两三分白银算不了卦。你传我说，就打动了石婆子的心事。心中暗想：“我何不亦去问问卜方好？手中又无一两三分银子，不如向邻舍借贷亦可。”遂向邻舍借了银两。次日起了个黑，早梳洗已毕。用乌绫帕罩了头，用了些点心，倒扣了街门，携带银两便往周公卜市而来。

来到卜市，正是天亮时候。正遇彭剪开门出来，挂招牌、洒扫门前地。石婆子认的彭剪，便叫声：“彭老爷，公爷此时出来否？”彭剪闻言，抬头一看，认的是同里邻居石婆子。便问道：“老嫂，你黑早到此必定有事，要卜卦么？”石婆子闻言，垂泪道：“正是。只因我儿石宗辅出外贸易，临行时原说约定三个月内就回家，至今半载并无音信。老身放心不下，无奈借贷邻舍的白银一两零三分，起个早前来求公爷卜一卦，看看我儿在外安然否？老身也免得时常牵肠挂肚。”一行说着，一行把银子递给彭剪。彭剪接银说道：“老嫂自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令郎在外大约无险，或因生意趁心，事未办结，账目未清，耽搁日期亦未可知？儿行千里母担忧，此是人之常情。你为母的放心不下，要卜一卦，我就带你进去。”

石婆子跟随彭剪一同走进院宇。抬头一看，内堂上设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卦筒、香炉等类，中间坐着一位公爷，生得气象与人迥异，好威仪。但见：头戴三梁冠，八宝攒身；穿着皂罗袍，上绣蟒龙。面如锅底黑又亮，目如朗星起毫光。端坐上面排八卦，亚赛灵仙一位神。

石婆子见周公仪表非俗，不由的双膝跪下。周公在座上，见从外进来一个年老妇人，面带忧容，进屋跪在当中地上，自己一怔，心中不悦，暗说：“不好。我适才卜了一卦，阴煞太旺，正欲吩咐彭剪今

日不准妇人前来问卦，恐不利于己。未等吩咐，不期头一个就带进一个妇人来跪在下面。”周公说：“你且起来。”遂问彭翦道：“素日有卜卦的，皆是先禀我知；今日未禀明就带人进来卜卦，是何道理？”彭翦禀道：“这是石杜之妻贾氏，其丈夫在日与彭翦有一面之交。今日他来问他的儿子归期，故此未曾先禀。”石婆子含泪说道：“老身只因小儿石宗辅在外贸易半载未回，老身只有此子倚靠，放心不下，一时盼子情切，未遵往例。自知有错，恳求公爷海宥怜恤。”周公闻言点头道：“也罢。待孤与你卜一卦，看看你儿何日回家。”遂取卦筒晃了几晃，起成一卦，按生克制化推算了一回，瞧着石婆子叹气道：“孤若不明言，你岂不白白盼望？孤算你儿石宗辅今夜三更就要命近无常了。”石婆子闻言唬了一惊，忙问道：“公爷再占算占算，我儿动身是未动身？如何算他今夜必死哩。”周公言道：“孤的卦按着先天的阴阳，后天的八卦，分厘毫末也错不了，何况关系你儿的性命？你儿起身是起身了，你母子若要见面，除非梦里团圆罢。”石婆子哭着问道：“我儿是得何病？今夜却死在何方？”周公说：“孤占算你儿今夜三更在破窑之内生生压死。”石婆子见周公说的话如眼见的一般，心中倍加凄惨，不住叩头，“只求公爷搭救我儿的性命，恩德不浅。”周公无奈，说道：“且将你儿生辰八字报来，孤与你儿查一查流年。”石婆子忙将石宗辅的八字说来：“是二十四岁，十二月十八日丑时生的。”周公听完把卦盒收讫，将石宗辅的八字排开。推算已毕，“咳”了一声说道：“丧门当头，白虎守命，就是神仙也难闯此关。命内一点救星亦无。石婆子，你不用想念他了。”这正是：阎王注定半夜死，谁能留人到五更。

石婆子听周公说出石宗辅无有救星，放声大哭，凄凄惨惨出了卜市，竟回家中而去。

不知他儿的生死存亡，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触天怒柔物降生 明道术佳人决断

绿水青山锁翠微，红尘不染静中非。从今参透名利害，翻身跳出是非堆。

话说三十三天兜率宫太上老君正在蒲团上盘膝，闭目养静，忽然水火童禀报道：“看守卦盒的童子不知偷往何处去了，至今未回。”老君闻禀运动神光，掐指寻纹，已知其故，点头道：“好孽障，竟不思养静修真，成其正果，妄动凡思，自寻苦恼。”站起身形出离兜率宫，来至金阙，启奏昊天上帝。上帝闻奏，命桃园仙子下凡，将卦盒童子诱归其位。仙子领了玉旨，一点灵光下降，投在朝歌城内。见任太公有素德，便投往太公处为女，今已长成十六岁。生的面似桃花，身如弱柳，说不尽的标致，有诗为证：

樱桃为口玉为牙，独占人间解语花。

夙世有缘方种此，仙姬岂易到凡家。

这任太太怀孕满月，夜交三更，梦见满天彩云，从云中降下一位仙子，手持一枝烂灿桃花，递与院君，院君接过后在鼻上一嗅而醒。未出三日，就坐蓐生下一女，就取名桃花。

老夫妻自得桃花女，真是爱之如掌上明珠一般。

这一日任太公夫妻二人正在堂楼闲坐，忽听见街坊隔邻哭声惨切，心中诧异。任太公忙走出大门一看，见是隔壁的街邻石寡妇泪流满面，大放悲声，口中一五一十诉说不清；又见众邻居围绕相劝，心中纳闷。走至近前说道：“老嫂何故悲伤？且到寒舍去坐坐。有何心事对我学说学说，或者我可以开解一二也未可定。”遂即让进家中。众街邻见任太公让石婆子他家去，便一哄而散。

任太公引石婆子进了大门，任太太便迎接出来，同进中堂坐下。任太太问道：“老嫂，你与何人口角，受了何人的委屈？”石婆子闻

言拭泪道：“我这若大年纪，焉与邻人口角？所为小儿今夜三更必死，我的叶落归秋，终久倚靠何人？”言罢又哭。任太公夫妻二人闻言惊问道：“想是你的令郎有凶信到来？为何今夜三更死呢？”石婆子连连摇手道：“未也，未也。只因小儿出外贸易，原约定不过三个月就回家乡，如今整整去了半年有余，并不见音信。老身放心不下，今早起了一卦，卦象甚凶——今夜三更必被破窑压死。你二位老夫妇想一想：我焉能不伤心？”任太公闻言，不觉大笑道：“我只当有凶信回家，原来是起卦起的不利。老嫂何苦这等的过于悲伤？那起卦的人他不是一个活神仙，如何知道这样的真切？”石婆子回答：“若是别人所言我也不信，原是周公爷占的，他判断阴阳有准，祸福无差，断事无移。我也曾苦苦哀求，求公爷搭救我儿不死，周公爷向我说难以搭救，除非是去向阎王案前求情，只怕还不能生呢！”任太公闻言，怔了一回说道：“我风闻这位公爷断卦如神，据他说来，只怕果然无有救星了。公爷既知令郎压死在破窑中，老嫂何不问公爷一个明白，是在何处的破窑中有这一步大难，再急速着人连夜赶到那里，找着你的令郎扯住了他，不令他进破窑，可就脱过这劫数了。”任太太闻言说道：“你年老老的太糊涂了，世事都不懂的了。周公爷又不是活神仙，他不过按卦理推详，如何定得在何处？在何窑内遇难？派人去救这是妄言；如何救的了？”石婆子闻听任太太这一番言语，不由的更觉伤心起来，忍不住大放悲声。任太公夫妻二人见石婆子如此悲伤，又想到他只有一个儿子依靠，家道又贫寒，倘或死了，叫他这一把老骨头倚靠何人？又触动自己无儿之苦，想到此步田地，不由的也就哭起来了。

且言桃花小姐自从五岁时在门外同丫鬟玩耍，遇着一个化斋的道士，送给他三卷天书、一丸丹药。回到房中服下丹药，清气上升，浊

气下降，灵慧献出，天书上的字皆都认的，字字无错讹。每夜梦中，那化斋的道士来教他参解，正正教了数月，得了仙术，参透机关，那道士梦中可就不来了。桃花女乃是桃花仙子，根基非浅，不消一年，将三卷天书读的通熟。任太公夫妇亦不知晓。长到十六岁，轻易不见人，素日爱的是桃花。任太公就在后园种了数百株桃树，与他朝夕赏玩。桃花小姐每日只在桃园中修理桃树，有时亦做些针黹。今日早饭毕，收拾了一回活计，正欲到桃花园内去消遣，忽听得中堂上悲哭之声甚惨，自己一怔，心中暗想：“今日堂上悲哭是何缘故？”遂即款动金莲来至中堂观看。见父母陪着隔壁石婆子啼哭不止，心中诧异，近前道了万福。石婆子见是小姐出来，便止住悲声，说道：“小姐，你轻易不见人，这几年未见面竟出息的越显娇娆了。”任太公夫妇见女儿出来，也将泪痕擦干，道：“女儿，那边坐下。”桃花小姐坐下问道：“爹娘何故同石大娘在此痛哭？”任太太忙接口道：“女儿有所不知，只因石大娘的令郎在外贸易，一去半年不回，石大娘往周国公那里起卦，占一占几时回归家乡。孰料公爷推详阴阳卦理，决定今夜三更必死在破窑，并无一些解救，你石大娘所以哀痛生悲。你父亲同为娘的在此劝解他，反倒打动我们无儿的苦处，故此下泪。”桃花小姐闻言，叹了一口气道：“原来为此。父母不可过伤，有儿无儿皆是命理定数，有孩儿在膝下承欢，爹娘休要多虑。”言罢复又劝慰石婆子道：“石大娘不必苦切，石哥哥若是该死，哭也哭他不活。再说那周国公也未必有这妙算神明。也罢，你老且将石哥哥生辰八字说来，待奴家与他占算占算，看他命中果是如何？是该死，是不该死？有救无救？”任太公夫妇接言说道：“我儿你休要捉弄石大娘，你几时又会起课、占卦哩。”桃花小姐道：“爹娘不知，女儿是新学的。石大娘只管告诉奴，听奴给占算占算，有何妨碍？”石婆子闻说所言近

理，也是盼儿的心切，遂将石宗辅的生辰八字诉说一遍。桃花小姐即伸出尖尖生玉指，掐指寻纹算了一算，生死存亡、祸福休咎俱已明白了然矣。不住的点头赞叹说道：“好一个周国公，占算的一些不错。怪不得朝歌城里关外人人敬服他，果然今夜三更定被破窑压死。此乃白虎当头，丧门守命，土星压命，年头、月令俱已不利，决死无移（疑）。按方向推来，只在城南十五里之遥，有一座破窑，明月去向那里寻找，就有他的尸骸了。”石婆子一听这话，又大哭起来了。任太公陪笑劝道：“老嫂，你休要听他小小年纪的混话，就信以为实，既知方向，老汉这里差个家人去就救得令郎回家，有何不可？何用这般作难。只是我女儿的话是难以信的，大约无准。”桃花小姐笑道：“人力岂能回天？爹娘与石大娘不信我言也罢，今日时刻若交申初，便有一场大雨，如若无风雨，便是女儿乱说虚词，如有风雨，大娘呀，咱娘儿俩再作商议，小侄女教你老一个法儿，自能解救石哥哥回家。”言毕立起身来辞别，走出房门，竟奔桃园去了。任太公听了女儿这般言讲，说道：“你老姐妹俩看一看，这样天时气晴明，火伞高张，岂是有雨的样儿？老嫂你也不必遇伤，岂可因小女适才所言无稽谰语，焉能可信？再说令郎若果死了，就是哭也无益，也不能哭活了他。若依老汉之言，老嫂且宽心回家，待老汉明早派人前去打听消息，可就知道实信了。”石婆子无奈之何，只得告辞回家。

回到家中，独自一人坐在屋内，闷闷无聊，前思后想，心乱如麻。正然胡思乱想，忽然天交申初之时，只见天气大变：霎时之间雨大风狂，犹如搬倒天河的一般，雷电交加不止。石婆子见此天道，大吃一惊，暗暗称奇，“果然至申时下此倾盆大雨。看将起来，桃花小姐的阴阳八卦甚是有准。还说有法可救我儿回家不死，我何不去哀求于他？或者得其有救我儿的方法也未可知。”想罢即刻立起身形，冒